

復旦大學出版社



波斯帝国史

〔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 著
张鸿年 译



波斯帝國史

〔伊朗〕阿卜杜·侯賽因·扎林庫伯 著
張鴻年 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斯帝国史/[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著;张鸿年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
ISBN 978-7-309-08181-7

I. 波… II. ①阿…②张… III. 波斯帝国-古代史 IV. K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6200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1-273 号

波斯帝国史

[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 著 张鸿年 译
责任编辑/姜 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9 字数 422 千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181-7/K · 329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前言

《波斯帝国史》的内容是论述伊朗民族的起源和波斯帝国的兴衰。波斯文原著名为《伊朗民族史》。我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波斯帝国，因此汉译本改用现在的名字。

本书作者是伊朗著名历史学家德黑兰大学教授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歿于2005年)。

伊朗素有治史的传统。其古代史学蜚声世界。本书就其内容和价值可称为继承古代史学传统的力作。

作者在序言中说他的目标是写一部摆脱西方史学偏见的伊朗民族史。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本书史料丰富充实，立论中肯恰当，行文流畅自然，而且带有文学色彩。作者除叙述朝代更迭和人事变迁外，更把笔触深入到文明领域，论述时代思潮的演变、宗教文化的冲突和各民族文明的交汇与融合。要讲述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点上的伊朗的历史，这点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的波斯帝国史著作对伊朗古代三大王朝中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叙述得比较详细，而对延续了近五百年的帕提亚王朝则往往语焉不详。其中固然有资料不足的原因，但也反映了作者们对这一承上启下的大王朝重视不够，没有进行充分深入的研究。本书作者扎林库伯教授则不同，他利用希腊、罗马、阿拉伯，甚至中国的史料，在历年考古发掘的基础上，以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对帕提亚王朝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论述，其中有关经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论述尤为深刻精辟。他充分肯定了这一王朝在维护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上的功绩。古代中国和伊朗正是在帕提亚王朝时期开始交往的。本书中

有关帕提亚王朝的论述无疑是对伊朗史写作的一个突出的贡献。

中伊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交往。两国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建立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由于列强的殖民政策，近世两国间的联系远逊于古代。近几十年来，两国间的联系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未达到历史上的高度，彼此间的了解仍亟待加强。因此，全面介绍伊朗古代历史的著作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书是作者送给译者的礼物。1986 至 1987 年间，译者在德黑兰大学访学，在此期间拜访过扎林库伯博士。这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温文尔雅，亲切热情，告辞时把此书送给译者。

多年来，译者凡遇到伊朗历史方面的问题，翻阅此书，总能得到相关答案和有益的启发，于是产生了译出这一力作的想法。相信此书不仅对非专业读者扩展知识有所裨益，就是对专业学者的研究工作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衷心感谢尊敬的扎林库伯夫人卡玛尔·阿里扬博士将此书的中译本的出版权授予译者。感谢我的伊朗朋友阿里·穆罕默德·萨贝基博士。他在译者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热情鼓励译者，这次他又从中联系授权事宜。此举反映了他促进中伊友谊和推动中伊文化交流的善良愿望。

张鸿年

北京大学中关园

2009 年 5 月

作 者 序 言

伊朗伊斯兰化以前的历史是伊朗人进入伊朗高原后与其生活环境内外各种敌对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从而创造和发展出丰富多彩的伊朗文明的历史。这一时期的结束则是伊斯兰时期的开端。其结果是伊朗文明在更大程度上的发展。这一事实表明,伊朗人的古代历史并不像目光短浅的人们所说的那样毫无建树。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文明成果与伊斯兰时期的文明成果不可同日而语,那是因为伊斯兰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信仰。但这不会减弱前伊斯兰时期的文明成果的意义,因为它是伊斯兰时期文明成果的准备。不注意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评价伊斯兰时期的文明成果。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从铁匠卡维的神话到木鹿磨房主的故事,所反映的都是伊朗人反对残暴的统治者的暴政的斗争^①。而从米底王朝胡赫什塔列国王到鲁斯塔姆·法拉赫·霍尔莫兹德的故事讲述的是伊朗人反对异族侵略的不懈斗争^②。这些事实说明伊朗人民的历史是一部反对内外邪恶势力的斗争史。毫无疑问,一个个暴虐王朝的统治和一次次外族野蛮势力的入侵都极大地制约了伊朗人的创造力的发展。不了解伊朗人反对各种破坏势力的此起彼伏的斗争,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们的文明的发展变化的全部历程。

伊朗人的古代世界的图景一部分隐藏在民族神话之中,另一部分有限的史料存在于希腊罗马的传说之中。雅利安人当年与外族的斗争主要就是反对

① 伊朗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在阿拉伯人入侵时东逃到木鹿,被一磨房主杀死,这一事件标志着波斯帝国的灭亡。

② 鲁斯塔姆·法拉赫·霍尔莫兹德是七世纪上半叶的伊朗主将,曾率兵抵抗阿拉伯人入侵。

希腊罗马的斗争。现在的历史学家比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幸运得多。有关这一时期的基本史料都已经发掘出来并经过鉴别。这半个世纪所发现的新史料和文献澄清了许多过去模糊不清的问题。但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要不带偏见地阐述历史事件并不比过去容易。

一个历史学家要对历史作出不带偏见的科学解读，就必需摒除那些普遍认同的观点，这样他才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历史进行综合研判，在思考时把文明的各种因素与民族反抗各种干扰势力的斗争结合起来，把各个王朝的状况和不断受到侵扰的历史事实结合起来，从而作出确切的判断，找出伊朗历史的真相。不采取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就难免得出偏激的结论。而对历史作出偏激的结论乃是真正史家的大忌。

本书是伊朗伊斯兰化之前的民族史。作者努力在史实的基础上，对人民的历史，对他们创造的物质文明及思想道德文明不带任何偏见地进行阐释。如果在我的叙述中出现了与某些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那是因为我不能像他们那样，肯定罗马和拜占庭的侵略，把伊朗人民对希腊化和罗马化的反抗视为历史的倒退和对专制制度的屈服。西方历史学家仍然以埃斯库罗斯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待伊朗人民的古代史。他们不自觉地继承了始自哈沙亚尔沙(薛西斯)和亚历山大时期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对伊朗人民怀有病态的恐惧。按照希腊人的观点，伊朗历史充满了东方专制制度的残暴和野蛮。毫无疑问，今天的科学观点对这种看法是持批判态度的。关于伊朗人民的这段历史的资料，除在本书结尾部分列出的那些之外，我在《天平上的历史》一书的某些章节中也有所交待，读者可以参考，这里不再赘述。至于某些事件的细节，读者可以从玛什尔·杜勒·哈桑·皮尼亚尔的力作《古代伊朗史》中获取有益的材料^①。

关于本书中的史地名称，有时作者有意避免使用既定名称（这些名称接近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发音），这些名称在本书出版之前早已流行。因为使用这些名称会使读者感到更多的不便，造成另外的困难。

在本书结尾，开列参考书目时，除了欧美东方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也开列

^① 玛什尔·杜勒·哈桑·皮尼亚尔（公元1873—1935年）是伊朗学者和政治家。

了一些伊朗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要了解伊朗民族的历史,不管是伊斯兰化以前还是以后的历史,不考虑伊朗人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本书写成七年后,终于得以出版。我对其内容和前言未做任何改动。因为人的生命不过一瞬,其经历也是一段过程。有谁能把过去的生命重复一遍呢,谁能让过去的景象再现一次呢?将来乃是过去的延续。将来会把错误修正,会把折皱熨平。我们短暂的生命对历史来说既不是它的开始,也不是它的终结。伊朗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漫长的永不终结的大书。它记载了她的过去,也会展现她的未来。毫无疑问,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部大书将永远延续下去。

目 录

第一章 神话世界	1
第二章 远方的地平线	45
第三章 波斯人的矛锋	83
第四章 黄金武器	135
第五章 宫廷烈焰	171
第六章 遗产争夺	211
第七章 兵荒马乱	261
第八章 勇士利箭	297
第九章 萨珊风云	337
第十章 告别古代世界	391
附 录 伊朗历代王朝世系	446
参考书目	449

第一章 神话世界

1. 伊朗维杰——伊朗雅利安人的摇篮	3
2. 印伊雅利安人和塞族人	4
3. 雅利安社会的三个等级	12
4. 东部雅利安人的政教合一的统治者	15
5. 高原东部的雅利安人城市	16
6. 雅利安勇士和向高原地区进袭	17
7. 倍什达迪王朝与土兰人和魔鬼的神话	19
8. 凯扬世界	22
9. 凯扬王朝与历史	24
10. 凯扬王朝时期的的文化	25
11. 《阿维斯塔》和凯扬世界	27
12. 瑟罗亚斯德和他的学说	30
13. 瑟罗亚斯德和他在高原西部的信徒	41

1. 伊朗维杰——伊朗雅利安人的摇篮

古代伊朗人在伊朗高原留下了他们行进的足迹。用词准确的人称这一地区为伊朗高地。他们的足迹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伊朗高原东部，有一地区被称为雅利安人“逝去的天堂”。伊朗人在离开雅利安人共有的家园后，曾在那里驻留，接着又继续前行。在以后的年代，他们曾怀着兴奋和怀旧的心情多次忆起那一地区，即伊朗维杰。

西部古代伊朗人，即米底人和波斯人，在与亚述人和埃兰人并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肯定也像《阿维斯塔》中记述的伊朗东部各族人一样，曾走过广大的荒漠地区^①。按照《万迪达德》的记述，这一美妙的天堂位于尼克戴亚蒂河流域，是神话传说中贾姆希德国王祖辈统治的地区^②。在神话传说中，在这位“拥有众多牲畜的国王”所统治的地区，人们与神共处，依靠数目众多的牲畜，过着衣食无忧、欢乐自在的生活。世人数目几次成倍增长。这位“拥有众多牲畜的国王”把大地扩展了几次，以容纳更多的人^③。

后来，一场威胁人们的生存的寒冷风暴袭来。在神话中，这是魔鬼作祟的前兆。“拥有众多牲畜的国王”依照霍尔莫兹德的旨意建造了一座宫殿，把人和其他动物尽可能地保护下来，使之不受魔鬼的迫害，也使雅利安人不致灭亡^④。

在另一则传说中，经过一段时间，这位国王也陷入了魔鬼的诡计，失掉了保护他的灵光^⑤。因他的保护免遭魔鬼迫害的人们不得不抛离魔鬼作祟的天

① 《阿维斯塔》参见本书第一章第11节。埃兰是伊朗南部古国。

② 《万迪达德》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古经《阿维斯塔》的一部分。其内容主要是驱魔法规及教徒应遵循的道德原则。

③ 在神话中不是国王本人，而是他要求天神把大地扩展。

④ 霍尔莫兹德是伊朗萨珊王朝时期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别称。

⑤ 灵光在古代伊朗人心目中是一种天神佑助的象征，并不一定是光，有时也可以是一种动物，如羚羊。

堂，即尼克戴亚蒂河流域的伊朗维杰，去寻求更适宜的住地和更广阔的牧场。

《万迪达德》中所记述的这片土地已被人遗忘。有时历史学家把它想象成人们过着原始生活的神话般的环境。但是这片土地的名称和书中描绘的贾姆希德天堂的景象表明，如果排除它的神秘的面纱，它应该有现实的依据。伊朗人在进入这片非雅利安人世代居住的高原之前，总有作为他们行程的出发点的另一片土地，也就是说，从雅利安人共有的家乡开始集体迁徙。迁徙者沿途与土著人和野蛮民族进行斗争。他们最初的栖息地对他们来说特别亲切和值得怀念。因为在那片被遗忘的土地上，伊朗人只与自己部族的人一起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特殊的”环境中，没有非雅利安人的侵扰。在那片广阔的地域，他们带着牲畜，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所记得的有关本民族最早时期的一切事情，也就是他们的雅利安始祖的事情，从原始第一人到自己民族的先知出世，都与那片土地密不可分。

雅利安（意为高尚的）人这个名词是指伊朗民族的各支、吠陀时期的印度人，以及与他们同种族的人，如米坦尼人等^①。雅利安这个词的词义就反映了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与外族或土著人相比，自己身体强健，形象优越，所以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仅东部伊朗人以自己是雅利安人自豪，西部波斯人和米底人也以此为荣。他们的栖息地，即从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麓到扎伯河岸和扎格罗斯山脚，从信德河和波斯湾到里海边，这片辽阔的土地统称为伊朗沙赫尔^②。

2. 印伊雅利安人和塞族人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意识到他们同出于一族，即雅利安族。同族这一事实表明伊朗维杰的游牧部落与吠陀时期的印度人有密切关系。印度人是从信德

^① 米坦尼人生活在伊朗高原北部，大体在现在的亚美尼亚境内。他们的国家于公元前 1500 至前 1360 年处于繁荣时期。他们与埃及有密切关系，后被亚述所灭。

^② 伊朗沙赫尔这一波斯词语意为伊朗繁荣地区。

河和兴都库什山麓进入印度土地的。他们可能与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有密切关系。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差不多是在印度人南移的同时进入小亚细亚东部和两河流域以北地区的。他们与塞族人中的某些氏族同宗。

属于塞族的各氏族有时自称萨拉姆族(萨拉玛特或苏拉玛特)。在东伊朗的史诗神话中,他们被称为土兰人。东部伊朗人的史诗神话的基本内容就是伊朗人与这些土兰人的冲突斗争。虽然神话中的土兰人属于伊朗塞族,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塞族人都是伊朗人。他们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种族。希罗多德说“西塞族人与东塞族人通过翻译交流”,就说明了这一事实。希罗多德、苏格拉底和希波克拉底及其他作者所论述的土兰人的风俗习惯表明他们属于不同种族,而不是属于同一个种族。在希腊人关于土兰人的某些叙述中提到,神话传说中的土兰人生性野蛮,嗜血成性。他们喝敌人的鲜血,用敌人的皮制衣或做手巾,以敌人的头骨制酒碗。土兰女人也骁勇善战,精于箭术。据此可以想象在凯扬王朝统治的地域内土兰人狂奔斗狠的情景。这使人联想到先知埃尔米亚在《旧约全书》里所记述的杀人恶魔埃什科纳兹人(埃什库扎人,塞卡人)的行迹^①。

这时,生活在伊朗维杰的伊朗人已经在伊朗高原开始了他们的迁徙。土兰人就在他们近旁。或许土兰人已经开始感受到雅利安人迁徙的压力。但是,亚洲西部的雅利安人是在何时及以何种方式进入亚洲西部的,尚不得而知。

印度雅利安人于公元前 17 世纪创作了《吠陀》。加喜特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把印欧文化因素带到两河流域^②。米坦尼人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与其相邻民族,特别是赫梯人,和平相处,但有时也发生战争。这一事实表明,他们与雅利安人主干分离当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始或第三个千年结尾时。

许多迹象,包括语言对比,表明上述大多数民族在分离之前掌握了农业耕作技术,能驯养马匹,并开始接触金属。还应指出一点,这些雅利安民族(又称印欧民族)的一个共同特点乃是生活于氏族与家庭中,社会形式是父系社会。在他们的游牧农耕社会结构中有三组人群。在开始阶段,这三组人群无疑是

^① 埃尔米亚是以色列的一位先知,生活于犹太国王犹希亚(公元前 641—前 609 年在位)时期。

^② 加喜特人是扎格罗斯山地区的一个民族,它在公元前两千年下半叶控制着伊朗高原西部。

平等相处的。在氏族内部,这三组人群的不同只体现在分工上,并不存在社会地位的差异。后来,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由于生产资料归属不同,生产技能存在差异,三组人群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又由于文明发展程度不同,有人定居乡村,有人定居城市。在迁徙游牧过程中,手工业者也应运而生,成为另一组人群,与上述三种人并列。当然,这种阶层的变化并不是在所有雅利安族群中以同一种方式发生的。在雅利安各族群分离以后,在许多个世纪中,在《阿维斯塔》中所描述的凯扬社会,每个家族的孩子都可能成为祭司(Zotar, Atharvan)、勇士(Nar, Rathastar),或牧人(Vastor, Fshuyant)。因此可以说,雅利安人的社会都是建立在这三种人群之上的。而他们的宗教观念,在大多数族群中,即在有血缘关系的古老的印欧族群中,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天和白日的光明具有神性。有时这种观念又与父亲相联系,如达瓦、宙斯和丘比特等^①。

就观念、神话传说和语言来看,伊朗诸族和印度雅利安人关系密切,而且彼此影响。有迹象表明,伊朗维杰时的伊朗人和吠陀时期的印度人有一段时期是共居一处的。他们共同的礼仪风习在《阿维斯塔》最古老的章节中和在印度人的《吠陀》中都有所反映。饮胡摩汁、拜火和宰牲献祭等都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胡摩是一种植物,其浆汁有麻醉作用,被视为有神性之物,他们拿它作饮料。此物在《梨俱吠陀》中被称为苏摩,像在《阿维斯塔》中一样,是被崇拜的。印度人称火为阿格尼(Agni)。伊朗人称火为阿塔尔(Atar)或阿扎尔(Azar)。火也是他们共同崇拜的。火在《阿维斯塔》的《伽萨》中是正义的象征。在《吠陀》中,火又意为“无伪”,具有判断正与邪、是与非的功能。火的这种含义可以追溯到两族分离以前。《吠陀》中有提到宰牲献祭(特别是宰马)。从琐罗亚斯德的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不赞成这一做法。《阿维斯塔》中也提到宰牛羊献祭。这说明在伊朗维杰时期,即琐罗亚斯德时期以前,这种做法是存在的。

有些材料显示,宰牲献祭的仪式和饮胡摩酒是有联系的。在现存的基本概念中,两族共同的概念是“勒塔”(Rta)或“阿尔塔”(Arta),意为世上万物总的自然规律。而印伊雅利安人的道德观念也始于这一对宇宙总的规律的感悟。伊朗人和米坦尼人的名字中都有“勒塔”或“阿尔塔”字样,这显示了雅利

^① 达瓦即提婆(Deva),意为天,又称圣天。古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名提婆。

安人古老的渊源和共同性。

在印伊两族共有的神话传说中，有一个人物名亚玛（贾姆）。这个人物在两族神话中都是古老的形象。《梨俱吠陀》和琐罗亚斯德教神话都把他描绘为原始第一人。亚玛的形象源自印伊共同生活时期。后来这个形象成了印度的阴间国王。在伊朗神话里，他被描述为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的统治者。《阿维斯塔》里说，这个世界不冷不热，人们不老也不死^①。在两族神话中，亚玛的形象出现了差异。与此类似，还有一个神话人物，即瓦尔萨尔冈内（Verethragna）。他是一个能杀死巨蟒的凶恶的神。一系列细节使两族神话的内容区别开来。两族神话虽然有一些差异，但同时又显示出早期阶段的一致或相似。这表明，两族分开以后，他们各自的思想观念和神话传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也可以说，这种差异的出现影响了两族分离的进程。比如迪维，在印度雅利安人中，它是神的统称，后来在伊朗雅利安人中变成了魔鬼。阿苏拉在印度人心目中是某些魔鬼的凶恶和破坏性的体现，后来在伊朗人的观念中变成了阿胡拉，即善神。这也是两族分离后的变化。在密特拉、瓦隆纳和英迪拉这些形象身上，也明显反映出两族神话传说的差别。因此，毫不奇怪，“哥维”这个在印度意为诗人、智者、学者的词，在伊朗却意为宗教领袖，有时也意为崇拜魔鬼的人群的首领。

《吠陀》时期的印度人与《阿维斯塔》时期的伊朗人一样，也以自己属于雅利安族而自豪。他们都把自己的原栖息地称为“阿里亚瓦尔特”（Ariavarta）^②。这表明他们虽已分离，但并不否认彼此的同宗关系。

印伊两族分离是由于观念和神话的差异。这可以从以后两族观念和神话的发展看出来。大英雄戈尔沙斯帕这位伊朗史诗中的赫拉克勒斯在喀布尔及其邻近地区的战斗也许可以反映这种差异^③。

无论如何，两族间存在着共同的观念、风习和神话。这种宝贵的遗产证明，过去确实有过一段时光，印伊古代先人曾经同栖一地。历史学者应该记住

^① 在伊朗神话中，天神让贾姆造一地下宫殿，把世人保护起来，避免暴雪袭击。这也和统治地下死人有某些相似之处。贾姆这一形象还传入了中国，即阎摩（阎王）。阎摩是亚玛的音译。

^② “阿里亚瓦尔特”中的“阿里亚”的音与“雅利安”的音相近。这个词可能意为雅利安人住地。

^③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天神宙斯与阿尔克墨涅所生的儿子，自幼力大无穷，一生完成了许多英雄壮举。

伊朗维杰时期的神话中的亚玛，即贾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与雅利安族天堂时期的终结相关联。紧接着就是两族分离的开始。亚玛曾是这片已经消失的土地的统治者。其实，即使在伊朗雅利安人走出伊朗维杰以后，仍有可能有某些伊朗雅利安因素从今天的伊朗高原或从兴都库什山麓、赫拉特和锡斯坦进入印度。但是，伊朗人与印度人分离却是他们集体迁徙到伊朗高原之前的事。这是不争的事实。伊朗维杰时的亚玛时代是伊朗人的少年时代。虽然他们经历了诸多磨难，但多年之后，在伊朗人心目中，它仍然是一段无忧无虑、自在逍遥的欢乐时光，而且永远不会再现。

在神圣的戴亚蒂河沿岸，亚玛实施仁政，传播正义。他不仅统治世人，也统治妖魔鬼怪。从《阿维斯塔》的很多章节中，我们得知，在他统治时期，伊朗维杰的食物从不缺少，作物和植物永不枯萎。没有贫穷和饥饿。人们不衰老，也不死亡。这不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吗，这不就是伊朗雅利安人在其整个历史中所追求的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吗？由于在这一社会中人们无灾无病，人口持续增长。贾姆希德这位拥有优良牲畜的人把大地扩展了三次。也就是说，雅利安人的生活空间伊朗维杰因此而扩展了数倍。他还为百姓、牲畜和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建造了一座地下宫“瓦尔”。保护他们免遭狂风暴雪之灾。但是，贾姆希德的天堂时光也如同雅利安人的青春岁月一样不免消亡。贾姆希德这个“目光如同阳光”的人在晚年也看到了自己的统治和伊朗维杰的幸福时期的终结。灾难是他自身的错误引起的。他犯了什么错误呢？琐罗亚斯德只在《伽萨》中提到过一次，说他的错误是教人吃肉。但这只是他错误的一小部分。在《阿维斯塔》的其他章节里，屡次提到他说谎。由于说谎，这位伊朗维杰的统治者失势了。

创世主授予他的灵光也离他而去。他被敌人驱赶，到处逃亡，寻求避难所。就这样，这个雅利安人的天堂由于谎言和其他罪过而消亡了。《阿维斯塔》中提到威胁伊朗维杰的灾难是冬魔造成的，他使河水泛滥。历史学家们可以凭借想象力而不是确实的资料设想，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在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伪诈和谎言开始传播。百姓对构建防寒住所和疏浚河道关注不够。于是伊朗维杰逐渐凋敝，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饲料供给人和牲畜。百姓陷于饥饿，疫病肆虐，可能还受到袭击者的侵扰。因此，人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去别的地